

教宗本笃十六世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保禄六世礼堂

2008年12月3日

圣保禄 (15)

亚当与基督：从罪恶 (原罪) 到自由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今天的教理讲授要讲的，是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5:12-21)，那段大家都熟识的经文内提及的，关于亚当和基督的关系。藉着这段经文，圣保禄给教会留下了有关原罪的最主要指引。其实在这之前，当保禄在《致格林多人前书》中论述对复活的信德时，他已经在亚当和基督之间，作了一个比较：「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复活的神」(格前 15:22-45)。然而在《致罗马人书》5:12-21 这段文字中，基督和亚当之间的比较，显得更为清晰也更具启发性：圣保禄重新回到救恩史中，他先从亚当讲起，至法律的出现，再从法律论述到基督。圣保禄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画面，其着墨点不是亚当和他的罪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却是基督和祂带来的恩宠。透过基督，这恩宠是如此丰富地倾注在人类身上。圣保禄在这段经文中重复多次用「丰富」这词来描述基督带来的恩宠，为的是要强调，人类在祂内所接受到的恩宠，是远远超过亚当的罪，和这罪在人类身上造成的后果，以致保禄可以下结论说：「罪恶在那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越格外丰富」(罗 5:20)。因此，从保禄就亚当和基督所作的比较，可以看到后者是远远优于前者。

再者，保禄之所以提到亚当的罪，原因正是为了要彰显我们在基督内所接受的恩宠，这个无可比拟的恩典：可以说，若不是为了要显示这恩宠的中心地位，保禄不会提及这罪恶，这罪

恶「藉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藉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罗 5: 12)。为了这个缘故，若在教会的信仰中出现了有关原罪的教义，那是完全因为这端教义和另一端教义，即在基督内的得救与自由是紧紧地联系着，绝不可分。这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在救恩的范围以外，讨论亚当及人类的罪。也就是说，我们绝不可以不从基督使我们成义这视域中，去理解亚当及人类的罪。

然而，作为今日的人，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这个原罪到底是什么？保禄对此有何教导，教会对此又有何教导？这教义今日还可信吗？很多人都在想，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这端关于那个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原罪的教义，已经没有立足的余地。于是连带和救赎及救世主有关的问题，也丧失了其根据。那么，到底有没有原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先要分辨存在于原罪这端教义内的两点。第一点是实验性的，即是一个具体的、可见的、所有人均能够触摸到的事实。另一点则是奥秘的，涉及原罪的本体性根源。第一点的实验性事实显示出，在人内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晓得要行善，在他们内心深处也真的希望如此。然而，他们却同时感到有另一股向恶的冲动，催迫他们选择自私、暴力、做自己喜爱的事，甚至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善，违反天主，违反近人。就这个存在于我们内的矛盾，圣保禄在其《致罗马人书》中这样描述：「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作」(罗 7:18-19)。这存在于我们内的矛盾，并非一种理论。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在经验着。尤其是，我们经常看到，在我们四周取得优势的，总是这第二个意愿。只要想想我们每天所听到的，那些有关不义、暴力、谎言、淫逸等新闻便可以证明。我们每天都见到这矛盾：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由于这一股在我们灵魂内的邪恶势力，结果在历史中发展出一条污秽的河，这河污染了人类历史的地理。法国的伟大思想家柏斯卡(Blaise Pascal)曾论及人的「第二天性」，这「第二天性」凌驾我们本来那个善的天性之上。这「第二天性」使人觉得作恶是正常的。如此一来，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话：「人就是这样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就是这样子」，可以表示：这人是个好人，他的行为是一个人应有的行为。然而，「人就是这样子」，也可以代表一种错误的思想：作恶是正常的，是人的天性。作恶似乎已成了人的第二天性。人性上的这种矛盾，我们的历史中的这种矛盾，应该刺激起，尤其是在今日，应该在人心中刺激起对救赎的渴望。即是渴望世界会改变，渴望创造一个更公义的世界。这亦正是我们渴望能够摆脱我们正生活着的这种矛盾的表达。

因此，在人的心中和在历史中，确实有一股邪恶势力盘据着，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问题是：如何解释这邪恶？撇开基督宗教不说，在思想史中，就这邪恶的存在，的确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均出自一个同一的模型。这模型说：存有本身已是一种矛盾，因为在存有内，有善也有恶。在古代，这思想与二元论相连着，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本原：一个善本原及一个恶本原。由于这两个本原是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这两个本元之间的对峙，可以说是无法克服的。为此，自存有发端那刻开始，这矛盾永远都会存在。易言之，这个盘据在我们的存有内的矛盾，其实只是那两个神灵本原之间的矛盾的反影而已。这个观念在进化论，无神论等有关世界的解释，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尽管这观念对存有的看法是一元论式，但这观念也假设作为存有，从一开始在它内已带着善和恶。换句话说，存有并非纯善的，存有向善开放，也向恶开放。恶跟善一样原始。所以人类的历史，只能够跟随着那个以前曾经在进化中出现的模式发展。因此，基督徒所说的原罪，实际上只不过是存有的混杂本性，一种善和恶的混杂，这种混杂，根据无神论的思想，属于存有的本质。这其实是一种相当绝望的视野：因为设若真是如此，那表示我们永远无法战胜邪恶。最后导致大家都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于是所有进步发展都得赔上成千上万的邪恶，若有人想献身为进步发展服务，他们先要同意肯付出这种代价。事实上，当今的政治所走的，正是这条路。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亦有目共睹。这种现代思潮，最终制造出来的，只是哀伤和鲜廉寡耻的行为。

于是我们重新再问：圣保禄所见证的信德，向我们说了什么？首先，这信德肯定了善和恶，这两种本性之间所存在的竞争这事实，肯定了恶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受造界的事实。我们已听过《致罗马人书》第7章所说的，让我们再听听第8章怎样说。邪恶确实存在，就这么简单。至于怎样解释，有别于我们刚才简略地提过，那使人气馁的二元论和一元论的解释，这信德告诉我们：有两个光的奥秘和一个夜的奥秘存在着，但那个夜的奥秘也是在那两个光的奥秘的包卷中。以下是第一个光的奥秘：这信德告诉我们，并没有两个本原，一个善和一个恶，而是只有一个本原，即造物主天主，这本原是善的，是全善的，没有一丝儿邪恶。因此，连带存有也不是一个善和恶的混杂；即是说，存有按其本质是善的，所以存在是件美好的事，人生是美好的。这正是这信德要带给人的喜讯：只有一个善的根源，就是造物主。因此，人生原是一件美妙的事，不论是生为男人，或生为女人都是好的，生命根本就是好的。接着是一个黑暗，一个夜的奥秘。邪恶并非出自存有本身，因此并不拥有一样的起始。邪恶出自一个受造的自由，一个被妄用了的自由。

但这怎么可能，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到现在仍然隐晦不明。邪恶本来便不合逻辑的。惟有天主及善，因为是光，才是合逻辑的。邪恶永远是个谜团。邪恶只会隐藏在一些图像背后作自我呈现，就如在《创世纪》第 3 章那个画面中，透过那两棵树、那条蛇、那个犯了罪的人。这画面给我们带来不少猜测，却不能给予我们任何解释，因为它本身并不合逻辑。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测，却无法解释；我们甚至无法描述那些不同的事件，因为其中涉及的现实，比我们能想象的深窈得多。于是这个黑暗，这个夜的奥秘，继续存在。尽管如此，却立即出现另一个光的奥秘。邪恶出自一个下级的根源。天主和祂的光却是强大得多。所以邪恶绝对可以被克服。因此，整个受造界，人类，固然受了伤害，却可以被治愈。相反，不拘是二元论或是一元论的观点，都无法说人是可以被治愈的；但如果邪恶是出自一个下级的根源，这表示人真的有被治愈的可能。所以《智慧篇》说：「祂创造了可被治愈的万国」(1:14 《拉丁通行本圣经》)。最后，亦是最末的一点，人不但可以被治愈，而且是实际上已经被治愈了。天主自己带来痊愈。祂亲自进入人类历史。祂以一个纯善的根源，对抗那个不变的邪恶根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的基督，新亚当，以一条光的河流对抗那条邪恶肮脏的河流。这条光的河流真的存在于历史中：这条河流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圣人，伟大的圣人和卑微的圣人，以及一般的信友。我们见到这条来自基督的河流的确存在，而且澎湃有力。

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正值将临期。在教会的词汇中，「将临」这词包括两种意思：临在和等待。临在：因为光已经存在，基督是新亚当，祂和我们在一起并在我们中间。光已经开始照耀，所以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目以观看这光，并将自己带进这条光的河流中。我们尤其应该因为天主亲自作为新的美善根源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事实，而心存感激。然而「将临」也表示等待。邪恶的黑夜仍然深沉。因此在这将临期中，让我们和天主的旧选民一起祈祷说：「诸天请降下」(*Rorate caeli desuper*)。让我们恳切地祈求说：耶稣，请来罢，请祢来罢，请祢将力量赐给光和美善，请祢来到那些被虚伪妄语、不认识天主、暴力、不义所支配的地方；请来罢，主耶稣，请祢将力量赐给世界的美善，并帮助我们成为祢的光的携带者，和平的缔造者，真理的见证者。请来罢，主耶稣！